古诗文阅读：诗意表达·寻根《诗经》

拓展资源

（一）桃夭

桃之夭夭，灼灼其华。之子于归，宜其室家。

桃之夭夭，有蕡其实。之子于归，宜其家室。

桃之夭夭，其叶蓁蓁。之子于归，宜其家人。

【注释】

夭夭：花朵怒放，美丽而繁华的样子。

灼灼：花朵色彩鲜艳如火，明亮鲜艳的样子。华：同“花”。

之子：这位姑娘。

于归：姑娘出嫁。古代把丈夫家看作女子的归宿，故称“归”。于：去，往。

宜：和顺、亲善。

蕡（fén）：草木结实很多的样子。此处指桃实肥厚肥大的样子。有蕡即蕡蕡。

蓁（zhēn）：草木繁密的样子，这里形容桃叶茂盛。

【赏析】

这是一首祝贺年青姑娘出嫁的诗。据《周礼》云：“仲春，令会男女。”周代一般在春光明媚桃花盛开的时候姑娘出嫁，故诗人以桃花起兴，为新娘唱了一首赞歌。旧说如《毛序》等以为与后妃君王有关，为今人所不取。

　　全诗分为三章。

　　第一章以鲜艳的桃花比喻新娘的年青娇媚。人们常说：第一个用花比美人的是天才，第二个用花比美人的是庸才，第三个用花比美人的是蠢才。《诗经》是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，所以说这里是第一个用花来比美人，并不为过。自此以后用花、特别是用桃花来比美人的层出不穷，如魏·阮籍《咏怀·昔日繁华子》：“天天桃李花，灼灼有辉光。”唐·崔护《题都城南庄》：“去年今日此门中，人面桃花相映红。”宋·陈师道《菩萨蛮》词：“玉腕枕香腮，桃花脸上开。”他们皆各有特色，自然不能贬之为庸才、蠢才，但他们无不受到《诗经》这首诗的影响，只不过影响有大小，运用有巧妙而已。这里所写的是鲜嫩的桃花，纷纷绽蕊，而经过打扮的新嫁娘此刻既兴奋又羞涩，两颊飞红，真有人面桃花，两相辉映的韵味。诗中既写景又写人，情景交融，烘托了一股欢乐热烈的气氛。这种场面，即使在今天还能在农村的婚礼上看到。

　　第二章则是表示对婚后的祝愿。桃花开后，自然结果。诗人说它的果子结得又肥又大，此乃象征着新娘早生贵子，养个白白胖胖的娃娃。

　　第三章以桃叶的茂盛祝愿新娘家庭的兴旺发达。以桃树枝头的累累硕果和桃树枝叶的茂密成荫，来象征新嫁娘婚后生活的美满幸福，真是最美的比喻，最好的颂辞。朱熹《诗集传》认为每一章都是用的“兴”，固然有理，然细玩诗意，确是兴中有比，比兴兼用。

　　全诗三章，每章都先以桃起兴，继以花、果、叶兼作比喻，极有层次：由花开到结果，再由果落到叶盛；所喻诗意也渐次变化，与桃花的生长相适应，自然浑成，融为一体。

　　诗人在歌咏桃花之后，更以当时的口语，道出贺辞。第一章云：“之子于归，宜其室家。”也就是说这位姑娘要出嫁，和和美美成个家。第二、三章因为押韵关系，改为“家室”和“家人”，其实含义很少区别。古礼男以女为室，女以男为家，男女结合才组成家庭。女子出嫁，是组成家庭的开始。朱熹《诗集传》释云：“宜者，和顺之意。室谓夫妇所居，家谓一门之内。”实际上是说新婚夫妇的小家为室，而与父母等共处为家。今以现代语释为家庭，更易为一般读者所了解。

　　此篇语言极为优美，又极为精炼。不仅巧妙地将“室家”变化为各种倒文和同义词，而且反覆用一“宜”字。一个“宜”字，揭示了新嫁娘与家人和睦相处的美好品德，也写出了她的美好品德给新建的家庭注入新鲜的血液，带来和谐欢乐的气氛。这个“宜”字，掷地有声，简直没有一个字可以代替。

对《国风·周南·桃夭》一诗的主旨，也有人提出了新的说法，认为这首诗是先民进行驱鬼祭祀时的唱词，其内容是驱赶鬼神，使之回到归处，并祈求它赐福人间亲人。

（二）式微

式微，式微，胡不归？微君之故，胡为乎中露？

式微，式微，胡不归？微君之躬，胡为乎泥中？

【注释】

式：作语助词。微：（日光）衰微，黄昏或曰天黑。

微：非。微君：如果不是你们。

故：原因，缘故。

中露：露中，在露水中。倒文以协韵。

微君之躬：如果不是为了养活你们。躬：身体。

【赏析】

《式微》是一首先秦时代的诗歌，采用反问、隐语、互文等多种修辞方式，情感表达宛转而有情致。重章换字，押韵和谐。兼有长短的句式，节奏感强，韵律和谐优美，用词异常精巧。式微也成为后世诗歌中常用的意象，对后世古典诗歌有着深远的影响。

全诗只有短短二章，都以“式微，式微，胡不归”起调：天黑了，天黑了，为什么还不回家？诗人紧接着便交待了原因：“微君之故，胡为乎中露”；“微君之躬，胡为乎泥中”。意思是说，为了君主的事情，为了养活他们的贵体，才不得不终年累月、昼夜不辍地在露水和泥浆中奔波劳作。然而，《式微》诗上下二章只变换了两处文字， 但就在这巧妙的变换中， 体现出了作者用词的独具匠心。

其一， 一章“微君之故”和二章“微君之躬”。上下章只变换“故”“躬”两字， 却使诗歌语义饱满、押韵和谐。“微君之故”， 朱熹《诗集传》释为：“我若非以君之故”； “微君之躬”，“躬”是“躳”的异体，《尔雅·释言》：“躬，身也。”躬、身二字互训， 故“躬”即自身也，也即“君”。“微君之躬”即“我若无君”。上章言“我若非以君之故”，下章言“我若无君”。上下章表达相同的意思却运用不同的字眼，把作者委婉含蓄的感情表达得淋漓尽致。其二，一章“胡为乎中露”和二章“胡为乎泥中”。“露”为“路”的假借字。《尔雅·释名》：“路，露也。言人所践蹈而露见也。”方玉润《诗经原始》：“‘泥中’犹言泥涂也。”按：“中露”也即今俗语所谓心里沉沉的，像被什么东西堵得慌；“泥中”犹今所谓陷入泥中而不能自拔。因此“中露”、“泥中”是虚写而非实写，上下章可互相补充理解。

　　 同时，作者字数的变换中，始终不忘记押韵的和谐。一章“故”、“露”为阴声“鱼”韵和入声“铎”韵同用； 二章“躬”、“中”押阴声“侵”部韵。此两句在表达作者思想感情的同时，又能押韵和谐字数整齐， 有一箭双雕之功效。短短二章，寥寥几句，受奴役者的非人处境以及他们对统治者的满腔愤懑，给读者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。

　　 由是，重章换字，押韵和谐。体现了一唱三叹、余味无穷的特色。体现了《诗经》精巧凝练的语言，兼有长短的句式，节奏感强。《式微》诗短短三十二个字， 就包含了三言、四言和五言等多种变化，工整与灵活相整合，参差错落，能极力地表达女主人公思想感情的起伏。而其句式的选择又是随着诗的内容和思想感情而灵活变化的，增强了诗的节奏感。总之，《式微》运用语言的艺术，非但韵律和谐优美，而且用词精巧。

　　 在艺术上，这首诗以设问强化语言效果。从全诗看，“式微，式微，胡不归”，并不是有疑而问，而是胸中早有定见的故意设问。诗人遭受统治者的压迫，夜以继日地在野外干活，有家不能回，苦不堪言，自然要倾吐心中的牢骚不平，但如果是正言直述，则易于穷尽，采用这种虽无疑而故作有疑的设问形式，使诗篇显得宛转而有情致，同时也引人注意，启人以思，所谓不言怨而怨自深矣。正是因为这些修辞手法的巧妙使用，才使《式微》一诗“境界具于词语之外，愈反复看去，愈觉其含义无穷。”

（三）子衿

 青青子衿，悠悠我心。纵我不往，子宁不嗣音？

青青子佩，悠悠我思。纵我不往，子宁不来？

挑兮达兮，在城阙兮。一日不见，如三月兮！

【注释】

子衿：周代读书人的服装。子，男子的美称，这里即指“你”。衿，即襟，衣服的胸前部分。

悠悠：忧思不断的样子。

宁（nìng）：岂，难道。

嗣（sì）音：保持音信。嗣：接续，继续。

佩：这里指系佩玉的绶带。

挑（tiāo，一说读tāo）兮达（tà）兮：独自走来走去的样子。挑，也作“佻”。

城阙：城门两边的观楼。

【赏析】

《国风·郑风·子衿》是中国古代第一部诗歌总集《诗经》中的一首诗。全诗三章，每章四句。此诗写单相思，描写一个女子思念她的心上人。每当看到颜色青青的东西，女子就会想起心上人青青的衣领和青青的佩玉。于是她登上城门楼，就是想看见心上人的踪影。如果有一天看不见，她便觉得如隔三月。全诗采用倒叙的手法，充分描写了女子单相思的心理活动，维肖维妙，而且意境很美，是一首难得的优美的情歌，成为中国文学史上描写相思之情的经典作品。

　　 全诗三章，采用倒叙手法。

　　 前两章以“我”的口气自述怀人。“青青子衿”，“青青子佩”，是以恋人的衣饰借代恋人。对方的衣饰给她留下这么深刻的印象，使她念念不忘，可想见其相思萦怀之情。如今因受阻不能前去赴约，只好等恋人过来相会，可望穿秋水，不见影儿，浓浓的爱意不由转化为惆怅与幽怨：“纵然我没有去找你，你为何就不能捎个音信？纵然我没有去找你，你为何就不能主动前来？”

　　 第三章点明地点，写她在城楼上因久候恋人不至而心烦意乱，来来回回地走个不停，觉得虽然只有一天不见面，却好像分别了三个月那么漫长。

　　 全诗五十字不到，但女主人公等待恋人时的焦灼万分的情状宛然如在目 前。这种艺术效果的获得，在于诗人在创作中运用了大量的心理描写。诗中表现这个女子的动作行为仅用“挑”“达”二字，主要笔墨都用在刻划她的心理活动上，如前两章对恋人既全无音问、又不见影儿的埋怨，末章“一日不见，如三月兮”的独白。两段埋怨之辞，以“纵我”与“子宁”对举，急盼之情中不无矜持之态，令人生出无限想像，可谓字少而意多。末尾的内心独自，则通过夸张修辞技巧，造成主观时间与客观时间的反差，从而将其强烈的情绪心理形象地表现了出来，可谓因夸以成状，沿饰而得奇。心理描写手法，在后世文坛已发展得淋漓尽致，而上溯其源，此诗已开其先。

　 　这首诗是《诗经》众多情爱诗歌作品中较有代表性的一篇，它鲜明地体现了那个时代的女性所具有的独立、自主、平等的思想观念和精神实质，女主人公在诗中大胆表达自己的情感，即对情人的思念。这在《诗经》以后的历代文学作品中是少见的。